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十

贈王道宗知潞安序

王子道宗爲南刑部正郎、陞知山西潞安府。夫潞安前七八年間猶潞州也。後以既平青羊山之亂，始陞州爲府。吏部奏選賢能以莅府事。於是初擢保定人宋天錫圭以往。當是時，天錫用其言居三年而潞安治。今道宗之潞安也，托馬生翀來問。越翼日，其僚胡孟和諸友又爲之請贈言。夫道宗去天錫時又數

前遊序

止於戰

盜不若

此之喻

政委悅

而有情

也且於

戰盜意

亦隱然

譬之腹

飽短褐

無妨錦

衣而得

腹是舛

也

歷喻得

年矣。潞安民固已衽席卧而米肉飽也。其何以加諸聞之曰。凡地方之治和甚難。而乖亂甚易。夫民譬之提孩。撫摩之乳哺之。顧腹之朝夕鞠育之。既久而後得其懽心。苟或一失其欲。即呱呱泣刺刺語。反面而啼。棄糗而嘔。既不認爺。亦不望母。當是時。雖再加撫摩。乳哺亦難乎其能初心也。故治羸兒癡子。猶易而御飽煖頑慧之孺。亦難。古所謂饑渴易為飲食而積玩之。穉不可與正論者也。昔者道宗令陽城視民。真如其子。凡事靜約。不一剝擾。至贖小犯。量收粟穀。若

銀買穀石皆粟粟淨顆顆勻以貯預廩父無紅腐比
道宗去陽城數年矣陽城遭歲侵時尹出其廩以賑
業貧餓凡民與升者得升之用與斗者得斗之用皆
能充饑腸而改菜色乃益思道宗如父母之至親兄
長之至仁不然必不肯長顧却慮以此父遠也他
日道宗進陞戶曹主事差收太倉糧儲見監收內臣
朘削士民遂告諸科道同劾之後被中傷謫官外補
亦不怨比公道既明復進南刑曹郎乃益竭明清之
心盡聽折之材嚴冰蘖之操未三年而遂有茲擢然

則道宗之往也其勿渝初心滋慎職任民已治矣視
若未治亂已戢矣視若未戢當使潞安允升于治平
而無他後虞可也道宗河南衛人舉嘉靖癸未進士
是時予在翰林得分考雖不出予本房而道宗又高
陵人也於予有鄉土之情又嘗同王汝晦過加禮于
予知道宗凡事思進不惟少改其道當益充廣而先
大乎素學以經濟乎天下有餘也

贈趙子明知瓊州序

鄆縣人趙子子明予於三年前識之順德途中是時

前瓊
川序俱
金篇
付此以
不後來
石無令

子明方同知順德也。子下車禮貌之。與款語。復從容
移時。慰之曰。久舉進士。登仕行人。瀕授科道。乃上封
事。其謫閩藩。照磨已。陞池州推官。今始滯茲順德。
邪。屈哉。子明遜謝不敏。言溫而禮恭。予曰。不父於
順德矣。越明年。進南刑曹正郎。會晤于江左。未久。
有瓊州之陞。枉過請別翼。日其僚姚正郎爲問。贈
言。予曰。瓊崖在大海之中。幅幘二千餘里。蓋一大
都會也。予嘗三爲瓊崖。贈言矣。用其言者。率得民
心。多樹政績。階銜日起。不用其言者。輒速官謗焉。

人危
又也璦
璦治
又故事
確所
進子
者亦
嚴

當其道惟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耳蓋璦古
珠崖儋耳之地蒼屹黎母邠射石版之所盤廻南
龍延澄諸湖之水襟帶而墊隘於是生黎數為之
寇犯群蠶恒肆其禍患而颶風亦時振其屋居賈
捐之所謂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害欲棄之
者其可惡如此之甚也乃若既領三州復隸十邑
地產合浦之珠顏羅之藤翡翠玳瑁之珍五木七
寶之貴甲諸天下其可好又如此之甚也雖則可
惡然而其俗淳朴儉約質慤畏法牛羊被野而無

盜凶歟歲侵而無馬苟正其身端其令以得其心也即民戴之如父母信之如師保歸向至焉歌頌生焉其美又如此也雖則可好然而中盤黎峒外際海寇上遠按制之官下多恣肆之處苟或一見其欲少肆其情以失其心也即民嫫之如讐敵戲之以干戈忤犯興焉侵伐起焉其惡又如此也是故馬之失可惡也而或者以爲福璧之獲可好也而或者以爲禍故君子務以得民心爲本不以地之遠邇爲念苟得其心即瓊崖之險遠如順德之

近矣苟或不然即使子明內守順德豈不在瓊崖之外哉且子明之在行人也先因出使岷府上瑞蓮之疏而以儀鳳洛書爲真瑞後以起復前任論尊養之禮而以禹穴舜冢爲先規則子明之於好惡美惡蓋已知之明而見之蚤矣斯往也惟持此志而不渝守此學而不惑則他日沛然斯道有餘裕也吾又何疑焉

贈王曲沃序

漢召信臣守南陽政治清平百姓賴之後杜詩守南

著守
小西諸
無難
一曲
執吏
有特
此者
其要
弁

陽亦政治清平百姓賴之故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
有杜母言召杜慈民協心咸有成績在民孟軻所謂
仁穀者先後一也曲沃晉鉅邑土厚人稠民多貧屨
風俗剝悍未信難役至訟爭兩造有口者率然未能
讐服又不甚畏鞭笞考於詩蟋蟀采芴諸篇皆沃俗
也然崇勤儉尊朴直憂深慮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
焉故可綏之以德弘治初近山劉公曾為曲沃近山
之治沃也躬率以儉推誠心集之以不擾儉則賦省
民殷誠則百姓之情無不盡不擾則民安沃是以治

也沃人至今思近山如父母王君直夫能文章發解
陝西至登進士詩賦不遜隋唐人多才多計懷抱欲
措百姓乃與近山同州里知近山之治沃且詳又以
其所有行之其於沃也何有行見沃人亦如南陽人
之為語也直夫懋哉

贈龍臨川序

龍子尹臨川廖子朱子唐子史子吳子曰義有
以道龍子也子曰五子者之道何也廖子曰民
俗罔倫惟士作風士習之良先興厥行齒學茲

試

國有常典。朱子曰：惟民食艱，裁役賦，罔衡民，乃作痛。
吾慈不究惡，取于民之父母。史子曰：夫民富，勢相役。
睦道亡矣。講貨棄親，婚姻道亡矣。畧齒，輜德鄉道亡
矣。死不知哀，喪道亡矣。追遠無經，祠非其鬼，祭道亡
矣。五者當龍子之所始也。唐子曰：慎恤民力，簡于暇
日，無或罷民于僭費。毋或勦民于僭役，僭費非父，僭
役非母。吳子曰：不明于訟，民乃弛善。不中聽于訟，民
乃懋惡。予曰：仁夫五子者之道也。夫廖子政之基也。

為令尹
者兄若
茲雖以
列漢解
可也又
不知漢
屏諸人
真如五
子所道

者不

朱子政之物也。史子政之經也。唐子政之程也。吳子政之機也。基定則民立。物散而不私則民不匱。經行則政修。程舉則民康。機明則民敏。德定基莫如貞。散物莫大于不欲。行經莫大于時。舉程莫大于義。尤莫大于慈惠。明機莫大于公。

贈博野掌教邢君序

予初守太學。掌科王龍塘諸君子。枉謂予曰。敝僚邢掌科汝默者。其父古松先生弘仁。山東名士也。爲臨邑選貢。求就學職。獲授博野縣教諭。請一言以贈予。

大羹玄酒之味
無用參調令人
鼻吻醒解如此
而師引以成均
替宗無難色矣
獨嫌餐餐
者哉

嘆曰予不知為人師之難近守太學方信其不易矣
未士之來者聰明才辨固多有之然頑梗強悍安逸
自取者亦不無其人又或富者怙財貴者恃勢朝教
而夕更昨誨而今違導之以禮或不循其節陶之以
樂或不諧其音予每求其故而不得也則嘆曰當非
予本之未端而我教之未公平遂痛自刻責數陳古
昔於是諸生始頗有聞言而信見行而迪者矣今龍
塘子言古松先生之為人也五歲失恃善事繼母無
異所生友愛諸弟喜怒與偕隨父靜海繼侍奇嵐一

不知古
松當時
竟副先
生許可
否然先
王與善
之公望
世之厚

心藝書無所外慕。祁寒暑雨亦不釋卷。其甘淡薄。出於質性。輕財履義。毫髮不苟。凡處友朋。厥孚交加。至於論事儻直。人或不堪。退無怨言。親故或偶失義者。輒自惧曰。得無為古松所知乎。夫古松先生如此。則是其本已端。而在我者已公矣。以訓博野之士。吾知其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又奚有予之所嘆者哉。夫使天下郡邑之師。皆如古松之有本也。則其士之入太學者。皆可以不煩告詔鞭策而趨道矣。予又何所憂嘆哉。夫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

外溢于言

皆由師道。不立。聞有勸古松就封子官者。則對曰。人各有志。我又何以子之官為哉。夫子之官。已所成者也。且不欲就。況其在他人者乎。則古松之志出乎風塵之外。拔乎流俗之表。雖安定胡瑗。泰山孫復。之立師道。亦不過是。以是而作士之良也。雖傍郡連邑。皆將易心興志矣。況於一博野乎。嗚乎。安得天下如古松者。數百輩。遍布庠序。以為太學賢士之張本。則民生之厚。可坐見矣。

贈顧願齋考績序

考績
言者豈
易更僕
未可以
兼立論
者自誣
野倡之
問顧君
人品學
術不在
馬汲諸
君子下
則於以
臣之義
無所點
染可知矣

願齋顧君志仁在南銓曹將有考績之行或問于予
曰何以謂之考績也曰考績者考夫義也義則為績
弗義則雖有績而弗與何謂也曰今夫較獲禽之績
者得若丘陵可謂多矣然一近於利焉則君子不為
也較廣土之績者得乎天下可謂重矣然一非其義
焉則聖人不為也故義者績之質也績者義之功也
君子適莫皆無而惟比于義也或曰率土之濱皆王
臣然而有遠近之分焉有輕重之別焉是故均一即
著也在北則近在南則遠均一銓曹也在彼則重在

此則輕顧君去近而之遠舍重而就輕可謂貶績矣
今乃合而考之則前績多後績寡斯亦謂之義乎曰
義有以遠為近者則不得為之遠是遠於位非遠於
義也義有以重為輕者則不得謂之重是重於勢非
重於義也然則顧君前之近且重者非義乎曰義也
近亦義遠亦義輕亦義重亦義則何居曰於其遠且
輕者既義矣見其居重與近可知也古之人固有欲
出入禁闥而好近者矣固有欲得齊卿相不欲去而
好重者矣君子未嘗不許以義也苟非其人雖謂之

無羞惡之心者可也。古之人固有欲辭樞副而好輕者矣。固有欲解說書恩為永安尉而好遠者矣。君子未嘗不許以義也。苟非其人雖謂之無是非之心者可矣。顧君能如孟汲也。近與重皆可也。顧君能如馬程也。遠與輕皆可也。故曰無適而非義也。往年顧君初入吏部嘗聞劉約齋言其材之美。即居吏部又聞林基學言其學之正。比得數聯讌席瞻容聆語又數月也。其所以辭近而居遠舍重而就輕者其為義四方固皆誦之。豈待於予言哉。斯往也當考課之責者。

固不能以南北為重輕矣

贈司寇貞菴周公考績序

周公直
節勁氣
公言之
信然漆
之松也
歷讀如
見顏也

貞菴公履南京刑部尚書位三年矣將考績北上以
覲 聖天子南都諸公卿皆有贈詩其僚南津胡公
以序屬予曰公掌邦刑三歲決小獄訟幾何斷大辟
幾何覆勘重臣勲戚罪犯幾何實有古五聽三訊之
風園土肺石之教其績真關繫 國體者也予曰是
豈公之績乎曰公初令 安凡振饑育馬作學禱蝗
以及鹽糧桑絲之處民無不阜及為御史或諫止佛

事或䟽設虜備或薦雍世隆之賢或發寺人李興之
奸及在大理以保釐受賞在操江以弭盜馳名節財
著于司空擇將稱于兵部其樹勲明時已久乃不
以為績則公之績也如之何曰予見三山里有富人
為巨室者栢人雕窠開人敷筵枋人豎闌柰人程櫓
桶人削櫟丈或失之短尺或失之長方或失之廉員
或失之流乃速工師一定規矩準繩於是群工皆效
其巧而措其能遂成巨室之美故大臣者官家之工
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綱紀正屬吏下以風俗

化士庶者也。唐宋之季不然。知君有所喜也。東所好者以迎其喜。知君有所怒也。縕所惡者以濟其怒。謂之得君則可矣。於道德則未也。其屬斷罪克允矣。因其非我意也而拒之。其屬斷罪未公矣。因其如我意也而從之。謂之崇勢則可矣。於綱紀則未也。天下人心本直也。見巨公貶道以求合。莫不改其直焉。天下人心或曲也。見巨公守義而獨立。莫不變其曲焉。故大臣之動止雖微。係乎風俗者不淺。聞公以父疾乞養。病未幾。居憂則當入京取勘付。當是時。宦瑾方橫。

也其友勸公曰子以病歸家以憂入京恐不免可貸數百金以賂瑾公曰以金而市惡名非心所欲卒得致仕罷他日又以言事罰米督輸京邊有同年請公過揚州以處具者公曰方次苦塊痛不能出且利之所在害之所伏耳破業以應罰人皆於公稱愚知者以爲公高矣且久居要路未嘗一肆驕侈一侵鄉閭宜公於患難之際見親而不見官見義而不見利者如此其壯也人言公於戊子仲冬已擢南刑曹矣而已丑初春即改北以手勅下閣議轉也莅政方四

十二日桂相適以事去位言官交劾下之於獄所司
詣公請正公曰重臣被劾起自言官朝廷命有公
道及律例耳他日告當道亦若是又曰司問來可則
行否則駁亦常格也當審時若肯服辯即當擬審奏
聞取斷他莫之能比次日有旨復改公南刑曹人
皆為公稱屈知者以為公陞矣且久列上卿未嘗一
奏祥瑞一獻佞諛宜公於進退之際見法而不見害
見公而不見私者如此其定也將所謂忠在道德而
不逢阿其意正在綱紀而不適莫其心化在風俗而

不傾側其身者公殆近之乎昔成周盛時蘇公為司
寇能列用中罰故能長此王國刑措四十餘年功及
成王之世公雖為蘇公不可乎

聖主方興唐虞之治欲刑期無刑親見四方風動之
化則公之往也其明五刑以弼五教者雖晉為淑問
之臯陶不又可乎

贈石泉潘公考績序

南少宰石泉先生婺源潘公將考三年之績南都諸
公卿皆有贈詩少宰之屬為問序焉予曰公之茲考

已歷三任矣其績孰為盛乎曰公在大理平讞明允
在吏部衡考精實已不待言矣惟是在鄭襄者則又
盛焉當是時地方饑饉疫癘之餘公乃黜貪墨節財
用招撫流離發儲粟以賑餓殍未幾河南之盜入武
當陝西之盜入上津四川之妖寇入漢中侵軼震撼
甚猖獗也公則請建巡司以障險隘割取香錢以充
軍實設保甲法以聯守禦立更番團練規以振師旅
於是河陝之寇三月而平蜀漢之孽一鼓而禽盜賊
既息刑罰亦省乃作新士氣敦正風俗三邊為之底

議論高
古識見
卓犖雲
流霞藥
經世之
文也典
銓得人
寧有才
不任事
事不畢
力者未
何未也

定。朝廷遂有金幣之錫則鄖襄之績實非人所易
及者也。予曰：抑吏部之績為獨盛耳。諸君不見獵事
乎。當舜之時，歷山有嘉禾千畝，北山之三狐殘其數
壠焉。南谿之狡兔蝕其幾丘焉。歷山主人引韓盧以
獵之，於是獲三狐，縛狡兔而田始成。然而嘉禾之踏
踐者亦過半矣。未久而狐兔又出焉，則歷山主人不
勝其獵，乃身之蒲坂，訪諸虞益。益謂之曰：若塞三窟，
杜陰穴，窒其出入，絕其種類，則可高枕而卧矣。從其
言，遂無田患。是故賢材者，斯民之庇也。使當時河陝

言也火
宰則分
數又不
伴矣

蜀漢之間皆得賢材以居藩臬守令則不能驅盜於
鄭襄公雖欲成非人所易及者之績其可得乎夫吏
部實賢材之樞而少宰則佐冢宰以統百官均四海
者也當其進退抑揚之間苟各當其材而不謬即天
下之為藩臬守令者皆斯民之庇也當其進退抑揚
之間苟不當其材而或謬即天下之為藩臬守令者
皆驅盜之徒矣近嘗同少司空中梁張公有石城之
行中梁曰石泉政本忠信行出孝友實予同年之信
厚也則嘆曰果若前言向使如公數人者布列蜀漢

河陝之間則雖無公以撫治鄖襄亦可也今天下西北之旱方數千里東南之蝗經一二月海寇出沒于江洋北虜跳梁于邊塞秦晉梁豫之民流離餓殍者不計其數其究豈可皆謂之天哉然則當賢材之樞者能不隱於心乎公誠遴選如公之在江浙漳武者以為藩臬守令使天下皆得其人既可以弭盜而阜俗亦可以召和而豐年不尤愈於鄖襄一隅之績乎故曰吏部之績為獨盛也曰子之言似矣其如南北之異位何曰大臣之言論風采朝建于家暮行於國

方勤于此。即至于彼。且公之斯往。雖上告。

聖主。以為政之本。下告執政者。以建官之要。蓋皆同心一德之事。固可立而行也。近嘗聞待選吏部之官者。率多不問義而問命。於是有十年不調之令。問之卜人曰。命也。有一歲三遷之守。問之卜人亦曰。命也。夫使天下之士皆樂于談義而輕命。即民之不利者鮮矣。豈非天下之福乎。使天下之士皆樂於談命而舍義。即民之不害者鮮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公之所居。與其所可言者。皆在進退賢材之地。故曰。

吏部之績為獨盛也且

聖主見公之令儀而稽公之茂烈即聞冢宰且虛席
矣宜將柄用乎公行見可使野無遺賢蒼生皆被乎
其澤矣

贈南少司馬乙峯蘇公考績序

乙峯先生西安蘓公將有考績之行同鄉諸縉紳謂
予宜有言曰公之績雖考於三年而公之為少司馬
并前太常卿少司空也今已十年三品矣積勞多而
累功高惟吾子鋪之曰是奚足言公哉是故有大臣

三代而
下士能

薄世味
逃跡徑
者直社
仙不凡
之入代
不然尚
有入市
攫金落
井下石
恬不知
恥者賊
天下不
小矣此
篇意有
昂重而
正論標

之績。有小臣之績。建一功。樹一業。決一獄。營一室。練一卒。計數而開。并署而課。此小臣之績也。若大臣者。言論風旨。進退動靜。百司具瞻。多勞不與焉。公邇嘗進表北上。竣事而適有少宰之缺。人謂公舊吏部也。例當居此。然新體凡遷權要近秩。必有所請謁焉。而後可得也。人以告公。公曰。吾豈可攝私門而取公爵乎。即日束裝出彰義門。夜宿于良鄉。公遂不果改吏部。未幾。少司馬缺。公南。少司馬且久也。例亦當北。改是時。公已還南矣。人謂公少濡滯。而缺必有一得。

梁可畏

數語可

為居官

歲矣

免茲三年之行。惜乎公之不然也。公聞之曰。吾寧為三年之考。而不欲苟為一旦之趨。吾寧為數千里祁寒暑雨。往來奔走之。不憚煩。而不欲為咫尺捷徑之行。聞之於人人。皆稱曰。乙峯公。其有大臣之體哉。斯其風真可以敦薄寬鄙矣。即使公有北缺之改。人以為進。表而往。遷官而行。未必有今日之懿稱也。其孰為美惡輕重哉。昔漢張釋之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後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驟乘行。至司馬門。或至霸陵。及出中渭橋。應對輒據法理。文帝率皆稱。

先王
道也

善後遂為廷尉三公令治案盜高廟座前五環事亦
不阿旨天下後世稱為盛漢名臣然則人臣事君惟
懼政至而不能舉經以諸國祿至而不能守道以濟
民耳又安可論位之遠近官之要散哉此固公之素
志與定見也公初舉進士出令榆次榆次素稱刁悍
難治公至之日平易近民懲其桀黠而又砥平役賦
均涂水利民愛如父母既久不忘被召行取額註
科道公辭而不居授兵部主事因有他謬忤于宦瑾
謫播州桐梓驛丞瑾既誅召還授吏部考功主事

至文選郎中凡選用人才士林稱公後陞太常少卿
以至今位則公之履直迪義而不苟於途人者蓋自
昔則然也茲往也或晉正卿或入輔相益懋忠貞表
儀朝著風行海內勳勲鼎鼎是吾鄉曲者之深望也

贈黃伯元考績序

弋陽人黃君伯元為南刑部山東司主政三年將考
其績於吏部其僚李文與林大和為間言子曰

卿抒懷
而不
常套
而概
生平

朝廷立法雖以三年六年九年之績為考士君子立
身則以百年千年之績自考也士而能考千百年也

有去著
一讀一
起

則雖三年之績，劣不害為無績；士而不能考千百年也，則雖三年之績，優未必為全功。是故稷急於播穀，回樂於陋巷，其績之有無甚明也。知之者以為同道，禹抑洪水，孟軻闢邪說，其績之難易甚明也。知之者以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君子之為績，亦求諸已而已，不識伯元將止以優三六年之績而已也。亦將考千百年之績而後已也。如將考千百年之績而後已也，則其所以追法乎古之人者，不遑暇食矣。或曰：禹稷顏孟大聖賢也，曠百世莫與並肩，遽欲學之不

亦迂哉曰士患無肯為之志耳。是故且為顏孟。昨雖非顏孟。且以後皆顏孟也。夕為禹稷朝。雖非禹稷。夕以後皆禹稷也。為之則何如。曰在我者。自衣服飲食宮室。姑在民者。一飢一溺。皆我飢溺之也。且伯元之祖石厓先生。以風力御史著于

憲廟之時。伯元之父園峯先生。以嚴整家法。表于潯石之里。伯元思光前烈。以考千百年之績。必不肯以斯言為輕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十一

贈余行甫考績序

東臺余子行甫為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三年矣正月之初將北上考績以言事被收繫既釋歸始過吏部以給移於是其僚陳子孔修為問贈言涇野子曰東臺往歲迎其父碧桐先生來奉歡稱壽悅動南都吾知其孝矣今春之北建也臨難而不戚遇善而不攘聞禍而不休同行之僚皆稱任焉吾知其友矣果

一篇大錄
論臣子
有志臣
時者宜

以書之
座右此
淫野精
力注處
或東台
未必有也

若人言昔有君子書之下考其色自若書之中考其
色不喜於是盧承慶以爲寵辱不驚也遂書上考君
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績以徵諸
民也爲下行以見諸僚也爲次德以格諸君也爲上
德有五至諛而無私則愛至將而不阿則直至尊而
不懾則敬至犯而不欺則信至匡而不猛則忠至五
至具而德崇矣行有六疵一於可人而索瘢二於恤
人而蓋愆三於勢人而附美四於讜人而離群五於
比人而喜同六於利人而解義六疵去而友成矣績

有四懋其情可殺也其律不可殺也君子雖不殺也
刑亦近於殺也是之謂懋義除其陷穽而憐其愚也
開其藩籬而指其迷也究其胚胎而傷其誤也是之
謂懋仁。桎楚之下相鼠歌焉桎梏之餘行露詠焉是
之謂懋禮。折獄片言而可為也則人有實而不用也
是之謂懋信。四懋具而績建矣昔者張天祺嘗為御
史矣以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為困擾乃言於朝止
籍隸監園夫日月課伐以足歲計民力自是以蘇推
是政也績之不建者鮮哉呂獻可為御史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一時諸僚如范純仁、司馬君實或稱其貞固或美其先見同心戮力以獎宋室。雖謂其友之成可也。惟明道程子又有大焉。其在神宗時為御史進說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先。以至誠仁愛為本。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不可輕天下士。其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神宗至俯身拱手以聽。是所謂崇於德者之三。者東臺必居一于是乎。或曰崇於德者必成於行。成於行者必敏於績。不可以支離說也。曰若是則所望

於東臺者不又周已乎東臺名勉學廣西馬平人嘉靖癸未進士

贈俞舜牧考績序

二江俞君舜牧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二年矣將考績北上其僚問贈言明日宋獻可以其札來曰此二江之自筆也札曰稷浙江建德人家君諱廷貴起家歲貢授山東平陰訓導陞陸伊府紀善至審理正致任壽今八十有三歲長兄夔丁丑進士任四川僉事次兄龍及第貢皆邑學生予覽之曰此札與考績奚

南京堂

官不可

罷惟南

吏考予

北非也

劉太宰

龍曾言

之後兵

涉乎若非二江問慶壽序必其請一樂堂記也曰二江固為考績札耳曰果若是則二江之績不可及矣古人一言之出不敢忘父母一行之美不敢後諸兄將非二江之謂耶且獻可嘗言其奏革黃冊之宿弊條陳江洋之盜賊裨陳治道以濟久任而拔幽滯其他分祀有疏舉劾有章罷革南京堂官有議署掌河南湖廣等處之篆凡七蓋多風紀所關政務所急者也乃二江或沒而不列又或列其一二於後也而不先則二江於道德功名之際緩急輕重之間已了然

垣亦有
言者政
府以
第以
垢淨罪
以坐逐

淫野不
言其
司而
其所
必此公
器以
有構

夫馬時中之為御史也常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
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
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今二江動以父母兄弟為先
其行道之志沛然難遏將不可為今之馬伸耶夫河
南道者考覈南京部院寺監衙門屬吏之賢否者也
予在考功時得與河南道通河南道以為賢考功常
取其十九焉河南道以為不賢考功常取其十八焉
蓋詢訪既博稽察尤切是故然爾夫二江嘗署河南
道矣其書稱職者必先道德者也其書不稱者必其

當于淫
僻者矣
而
明于考
人也則
績不必
考可已

先名利者也。二江常以此考人。今其登吏部而考於人也。必居一時之最無疑矣。雖然君子之志於道也。救時為急。薦賢為重。今天下北方春夏貴雨。而山西河南陝西等處或旱乾數千里間。使老稚轉於溝壑。南方春夏貴暘。而應天徽寧蘇松等處或霖霖一月間。使麥稻蝕於蝗蝻。若是者。盡謂之天數。恐未必然。若歸之人事。則夫當言路之責者。選建明德於九州。以救飢饉於一時者。固有夙夜不遑暇食者矣。昔曾子之廣孝也。雖戰陣無勇。以至殺一禽。斬一木。不

以其時皆不以為孝然則二江推具札之意而充之則其極也雖光於四方通于神明者亦可馴致乎

贈歐陽南野考績序

南野歐陽子崇一以翰林編修出為南京國子監司業今將考三年之績于朝也南都群公卿皆有贈章大司成鍾石費公欲予為之序或者聞歐陽子之考績也問曰治水者以疏導為功治火者以焚萊為功提兵刑者以平寇決獄為功皆可指而見也歐陽子為少司成職在訓迪諸生其事隱而未見行而未

同北監
重多
得南亞
城尤
不
同矣
以正士
習
百此文
不可不
讀

成乃亦謂之考績何也。涇野子曰：亦嘗見北門作室者乎？解人計鋸以受金，苑人計籥以受廩，椽人計榱以受資，鐸人計堵以受餼。若乃定鋸以示分，比籥以示度，差椽以示數，會墻以示至，則惟工師者懸尺斗而操繩墨以指揮之者也。是故他吏之為功雖顯而其效甚近，司成之為功雖隱而其效甚遠。惡乎存曰：惟在正士習耳。夫立誠而言，蹈矩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悅，閑於姦競，安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其

古道以
倫教以
身教思
與義至
治也既
近以盛
氣發士
是時
士矣

皆正也。即天下吏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
火。兵刑效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機而用力於是矣。
當其績又孰能為之大乎。昔者陽城嘗為是官也。諸
生有三年不省親者。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於親。吾
又何以教為。乃遣使歸省於是一時士習以孝為重。
聞今南雍之士固有不待遣而數歸省者矣。豈其賢
於陽城時之士哉。蓋多假借之言不勝告乞之繁。即
先誠之訓反為後偽之圖耳。歐陽子有父母具在也。
曰德既仕於此不能歸養而又離逖二親其謂諸生

何乃顓迎二親晨昏定省三牲以養愉悅之誠風流
南國於是諸生曰歐陽子豈惟言教將以身教我者
乎薰其德而化者蓋種種焉聞歐陽子嘗為州守其
撫字之勞又與陽城在道州者同又安知他日或當
大論力定國事不與陽城同哉然則歐陽子雖為今
之陽城不可乎昔予校文癸未會試嘗見歐陽子試
卷矣嘆其弘博醇實當冠易房也然歐陽子學于陽
明王子其為文策多本師說當是時主考者方病其
師說也予謂其本房曰是豈可以此而後斯人哉其

堂諫職
在糾劾

本房執諍終不獲前列一時遇免其卷者皆惜之及
歐陽子為司成遂以其師說良知者日講授諸生益
擴充而廣大之誠能仰師孟子并其良能者亦以率
人不但思同陽子而已歐陽子茲往固知有所亶亶
於是矣於是鍾石公曰佐吾立師道於天下者正有
是耳

贈王景初考績序

予嘗謂一言之是非足以定天下之治亂者御史之
考績是也蓋天下官之邪正皆御史之所得是非而

信官邪
世道係
之此篇
不戒青
晚白簡
矣

御史之賢不肖。又吏部之所得考而殿最之者也。如御史所是者皆正人。吏部曰斯御史也。賢真以為最。而考之稱。即天下官聞風而正者衆。民之不康者鮮矣。如此而天下不治。桡未之前聞也。如御史所非者。皆邪人。吏部曰斯御史也。非不賢。不以為殿。而亦考之稱。即天下官聞風而邪者衆。民之不病者鮮矣。如此而天下不亂。桡未之前聞也。或曰。若是平天下亦易耳。胡治日少。亂日多乎。曰。於此有人焉。內實而不露。行敬而不浮。志忠而不阿。此非正人乎。然或說不

飭口不工勢無可抒利無可通交遊不廣實緣不知則固有惡之以為邪者矣於此有人焉黨惡而嗜利懷姦而馮勢虧行而病民此非邪人乎然行非而澤言偽而辯權有可結賂有可入親識甚博內交甚能則固有喜之以為正者矣故若此之正人也御史以為是吏部亦以御史為然即天下之不亂桺亦未之前聞也故若此之邪人也御史以為非吏部亦以御史為然即天下之能治桺亦未之前聞也是故邪正易淆是非難真殿最不能盡公識治亂者恒占於是

馬侍御汶上王君景初予始末之能識也。廵按吾省
清理茶馬三年矣。予亦未之能面也。比竣事還京。得
會晤焉。其論人也。皆察邪於衆好之中。而不比同俗。
求正於衆惡之中。而不棄特立。以此而是非。天下官
之邪正。將毫釐審而銖兩明。其有不當者乎。董子曰。
春秋名實石。先於五名。退鷁後於六夫。鷁人之所識
也。因其退飛而數之。則六也。真矣。星之未實於地石
且不可得辯而知也。又安得而五之哉。君子之論人
不當如此。夫景初苟不惟於其一人如此。將於人無

能以此
道易世
風者幾
人哉往
浮頗柳
奔競者
在功令
誰忍奸
之而浮
頗奔競
者與愿
慙恬靜
者其數
終不勝也

不然此豈惟天下治哉雖古唐虞之世可立見矣

贈侍御田德溫考績序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小村田君德溫考三年績諸僚餞之鈍聲何君道充數過予問贈言曰宏嘗為六合小村子時巡江也不以其不材嘗辟之於朝嘗斷一流囚蓋得其情真矣小村子三駁而予三執之不以予為倨也小村子嘗三過六合矣予皆適有公差他出不及一迎及覽吾之政蹟詢吾之行事曰此其為吏亦可乎不以予之失迂為簡也予聞之嘆

曰而知民之休戚時之隆污之幾乎惟士風之直與
佞耳。今夫為巨室之棟者必取深山之材而不用街
巷之木。豈其惡近而好遠哉。以其材碩大無朋而能
直耳。予他日在外見為上官者或不然。其屬吏田野
不治。獄訟不息。然以其善趨承而有依恃也。則遂忘
其瘵官焉。以為賢而薦之。其屬吏貨財不好。請謁不
行。然以其好顛直而守迂愚也。則遂惡其微名焉。以
為不賢而棄之。是故上官一舉錯之間。其休戚隆污
所關也。則小村之事。豈非予所深慕而敬羨者哉。聞

小村嘗為麗水知縣剛明方正能慈惠細民上官獎
且辟者凡十餘次既為御史諸所巡視監理查盤刷
卷渠魁就擒遂蒙

聖上金幣之錫夫若是則小村之取於鈍菴者豈非
首績乎又小村云王生平無所長惟是長史家君每
以忠孝庭訓玉奉差或之任每便道歸省必以是訓
玉今且考績又得便道以省吾親自念職益重而政
未成又將勞家君之訓玉深懼無以對之夫若是則
小村之成今績者又豈無本乎雖然斯政也行之一

處易為力，大行焉則或變斯孝也。行之強壯易為學，終身焉則或忽小村他日，或進臺撫以至宰相，其取人猶夫於鈍菴也，而不變即天下之不康又者鮮矣。小村他日雖越耆年以至耄期，其順志猶夫今日也，而不改即後世之不揚名鮮矣。小村山東利津人，正德辛巳進士。

贈沈文燦考績序 癸未

侍御沈子文燦既考三年之績，其僚高子廷威及許子伯誠問贈言。予曰：以上為德，以下為民，豈惟沈子

多言

之職亦沈子之志也。夫仕於公者，武弁有世襲，凡文吏無不考績者，是故內而省曹院寺，各以德課外而藩臬郡縣，各以業課。然則御史所課者何也？有試差焉，有中差焉，有大差焉。三年之俸，三差多備，而御史之職不職可得而考也。是故內外臣工之德業修為，御史職內外臣工之德業不修為。御史不職，是故御史職天下治，御史不職，天下亂。然則御史三年而獲考績者，其為憂喜浮百官萬倍也。柟聞之，見善忘舉者，妬知惡廢効者，比中心依違，于是非者，譎借公行。

可為御
史歲夫

私者佞意存覲覲者狡懼惡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
刻怒人傲簡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言奔競便佞者
貪此九者無一二焉雖不滿三差其所益乎內外臣
工者多矣謂之不職可乎此九者有三四焉雖滿三
考其所損乎內外臣工者多矣謂之職可乎是故御
史之考績非他一官一職者比也沈子論列在

朝廷者予不能遽為之詳日有黃御史因忤中人得
罰俸汪御史論黃御史幾解其職乃又得倍罰俸嗟
繼其後者亦難矣沈子乃又論救二御史固知後

必有禍亦不懸懼焉此一事也不可以占九弊之皆
將免乎斯考也豈不榮哉雖然治世之人其情易惰
憂世之士其論貴嚴故昔之正色立朝而持公不阿
者雖乘一驄馬過人猶指而畏之至於今以爲美談
不已也

贈成秀卿考績序

天之於物也分之以五辰行之以四時鼓舞以風雷
斯物無不成聖人之於民也布之以百官糾之以御
史鼓舞之以殿最斯民無不安然則御史者亦聖神

之馭而承行鼓舞之術者乎是故於此有貪人焉稱
曰廉於此有穢人焉稱曰潔於此有忠人良人焉惡
其不善事我也稱曰常於此有勢人權人焉懼其陰
能毒人也稱曰賢于是考於宰衡宰衡告於聖人曰
是識時務者也乃黜其所謂常者進其所謂廉能與
賢者署之曰御史材即百官皆變爲貪穢天下之民
冤鬱死亡日亂而不知也於此有貪人焉稱曰墨於
此有穢人焉稱曰汚於此有忠人良人焉雖其不善
事我也稱曰賢於此有勢人權人焉雖其陰能毒人

也。稱曰姦考於宰衡。宰衡告於聖人曰：是達國體者也。於是進其所謂賢者黜其所謂穢墨與姦者亦署之曰御史材。即百官皆化爲忠良。天下之民歡欣樂生日治而不知也。予年友成君秀卿爲御史當正德戊寅之際江彬用事。蠱惑

先帝導之遊幸。願指文武諸臣文武諸臣亦多逢迎奔趨交歡。恐後而秀卿適巡按南畿獨抗其鋒致令繫獄幾死而不悔於戲秀卿處權勢人者如此則其所稱忠良貪穢之皆當也可知已秀卿之考今已

二年餘不知當時吏部告於上而考之者果何署也。於戲如使斯風行天下之民有不歡欣樂生者乎。或曰以一御史所稱之當而考之最遽能使天下之民樂生乎。曰於一御史能然則凡吏無不然。如有不然則考績者之過非御史也。曰御史之官茶鹽庫倉關河學戎不一其差。追問審錄別姦剔弊不一其職。乃於考績而獨論稱人之當者何。曰此御史之本也。此而當百官無不當矣。於戲秀卿不可以既考最而弗慎。於是諸侍御皆曰斯言也。豈獨告一成君者哉。

贈掌科南岡曹君考績序

南岡曹君德仲，守南京戶科三年矣。將考三年之績，其僚陳子山甫、尹子商衡爲問贈言。且曰：

高皇帝最重戶口圖籍，南京玄武湖中有華洲，乃令工部構屋于華洲上，殆數百楹，屋有架閣，四圍水也。非盪舟不能至。凡天下造到黃冊，咸投送戶科。戶科覽驗，照入後湖。若有舛訛漏遺，則用監生數百人清查。乃行駁復。造及遇雨雪，則又以時曬晾。凡天下戶口登耗有誤，田糧盈縮有差，皆起文本貫告投戶科。然則戶科職封

近來黃冊亦故紙矣。勅實一冊猶可稽其十九

駁即劾
實亦故
事惟於
監司守
令一加
意則冊
正冊正
則縣冊
即祭冊
庫冊也

入湖徵冊故湖冊我 明天下萬世之寶也南岡職
司其居已三年久其勞勩不可單述心思不可勝究
其孰績如之予曰是奚足以言南岡之績哉夫自
文皇帝建都順天之後兩京皆設六科事體相同蓋
謂叅駁糾劾言事無或異也夫叅駁係 君上之明
違而於其德則有補糾劾係臣僚之邪正而於其政
則有賴言事關天下之利病而於世道則有裨今夫
天雖純陽之物實兼五行之氣然而因其運之速行
一健也不能無缺焉善事天者常因其缺而補之故

如是則
時政之
得失人
事之臧
否相糾
實所以
相成何
今之以
青而奔
全體遂
以一言
而恨終

天耗缺其木則煉青石以補之、天耗缺其土則煉黃
石以補之、天耗缺其水金火則煉玄白赤石以補之、
於是天資其材力之長復于混沌之初、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而自不待於言也、九達之衢有同征者數人
焉、一人困於酒、仆諸途、一人荒于內、陷諸溝、一人耽
於金銀珠玉、倒眠於東肆、有端丈夫者過焉、睨而視
之曰、是吾比隣里巷人也、吾焉可恣然避邪、遂扶仆
者以解其醒、出陷者以懲其色、覺倒眠者使無瀆于
貨、於是其他如三人之病者聞之、皆惕然惺勃然改

身古道
論矣

此評加
又字一
等

是何也以其所糾勦者當也於此有古銅人馬聯屬
四海九州之血脉而為之者也凡三百六十五穴無
不具焉蓋神農軒轅之所劑定扁鵲華佗之所校行
者也於是胃痛者則示以足陽明之箴心痛者
則示以手少陰之箴病在四肢則示之標也病在元
氣則示之本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有勿藥之喜
下有護疾之戒大和行于兩間世道升于大猷豈但
裨焉而已哉夫南岡英敏博練其畫之所為夜之所
思動之所趨言之所入僚寀友朋之所講議三年之

因地論
政豈惟
作文即
註考者
貴稟於
是焉庶
幾不失
陽城矣

間於此三者蓋稔諳之相時而必行者也此其績將
百僚皆讓焉一圖冊之勞真不足為南岡道也南岡
名邁四川榮縣人

余子考績序

余子德陽為河南新鄉二年矣調山西之安邑以就
繁者又一年蓋將考三年之績于吏部也安邑人周
文卿陶叔和楊茂玉問言以贈是日余子亦在座則
謂之曰德陽子歷兩縣矣其績孰多曰新鄉雖小其
政冗安邑雖巨其政專新鄉之冗其衢衝安邑之專

其路僻。往在新鄉也。省一金。民知一金之惠。省十金。民知十金之惠。官聞易起而頌。穀易作焉。今在安邑也。上惟監臨之奉。下惟額辦之供。為之則不有。行之則若無焉。涇野子曰。子為道楊乎。子為山松乎。夫楊之生。道過者或折其枝。陰者或捋其葉。于人信易反矣。然而其身之寡乏。則日至而不知也。夫松之在山也。歲有雨露之潤。日無牛羊之牧。于人若無濟矣。然而其材之盛大。則日益而不知也。夫身貴有宅。而業貴自考。德陽聰敏條暢。有賈生之識。爽閭超邁有鮑

永之材固不可以此而足也。夫木與石天下恒用之材也。木也斤至則靡，薪至則焚，固有見其濯濯者矣。惟石則不然，可轉而不可親也，可履而不可褻也。巍乎插天，屹乎蟠地者，皆石也。昔者孔子非傲魯人也，登東山而小之矣，又非傲天下也，登太山而小之矣。士而不孔子師，皆在東山太山之下，又何以觀魯與天下哉？故曰其行顓者，其道宏，其心小者，其量博。且夫為周之人，行周之政，服周之冕已矣。商輅近代猶有可取，虞夏已遠，其樂與時乃兼而用之，何也？其識

不亦淺乎是故學而不識為俗政而不識則霸故君子惠而不有溫而理德陽蘇州名族予同考癸未進士也故得論學與政若世俗所考之常績則不足以為吾德陽述

贈楊容堂致政序

南京中軍都督同知容堂楊公年七十矣今春上疏乞休

聖上特准致仕異時武職大臣請老者非閑住則養疾惟公初得致仕與文職大臣等異數也公將還陝

都督長
慮却敵
而十二
便宜之
疏尤有
大司徒
所不及
料者其
兵食其
減乎涇
野敘之
以範來
者

西故里予竊惟平天下之道固在

君相明德而兵食二政則亦事權之重夫兵莫急於
西北三邊食莫要於東南諸路西北之兵以總衆為
據東南之食以漕運為關若乃兵揚沙漠而坐銷邊
廩食充官軍而久負人望者則公其人乎夫為將有
三德一曰謀遠而不泄二曰見功而不貪三曰有過
而不蓋有此三德其他攻城畧地斬胡開邊皆細事
也初公守備固原直北狄入寇大折官兵雖公部伍
亦在左次時巡撫周公欲公減其數以報公堅不肯

具以情上。周公愚之。公對曰。人臣失事之罪。小欺君之罪大。其後紀功者。覈實諸漏匿者。皆被辜。而公之名遂重。及為總兵鎮守四川。同巡撫高公統兵征勦大夥流賊。賊迫於失險。願得招撫。高公即以為功具疏奏。聞三請於公公不署銜。且曰。賊情叵測。寧無後虞。及公以疾去蜀。諸賊果叛。諸附功者推逮不免。其衆始稱公高。往年亦卜剽侵據西海。土魯番回夷煽起為患。匈奴亦復入套。公嘗獻議於總制楊公。暫西海之賊遣使哈密許其通貢。以歟其再來之謀。

將畧

專意套賊則備少力強戰守皆易俟其出套然後徐
及河西所謂易以計破難以兵碎者也未及數年套
賊果已壓境今且燒墩折邊震驚中外使其初議果
行全北邊軍民之命省數萬兵糧之費不啻也昔漢
神爵間諸羌背叛趙充國請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言
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畧可捐罕开暗昧之過先行
先零之誅遂上屯田策卒之從枕席上過師坐支解
羌虜降者三萬餘人當是時辛武賢誘其功於前而
不從浩星賜獻其侵于後而不聽則公為將之三德

臨德通有倉。蓋事為之慶而物為之備。雖古和糴之利。轉搬之便。皆可推而行也。但法久弊生。歲遠政湮。及公奉勅掛印提督漕運。竭殫心力。修復廢政。故一時稱漕運十二便焉。一實糧以免水兌。二嚴程以革寄囤。三造淺船以補撥裝。四革掛欠以絕私債。五就清江廠以造洋船。六開通惠河以省軍脚。七更兩江二總及遮洋總以從人便。八改駕運京操諸衛以便附近。九奏革沽頭閘官以汰冗員。十奏減船廠之浪費以節民財。十一禁權要派索運船之簾價以裕公。

用十二省跳板以杜侵耗。故五七年間運銀積二十萬足，以賞軍。蓆銀積九萬有餘，足以脩船車，腳積銀纔三二年亦至二十餘萬，足以填實太倉。此皆陰補于國人所不知者也。公真可以續平江之政。而劉晏不得專美于唐矣。克國壽邊年七十有六，公今尚少克國數歲，而北虜又復壓境。

朝廷棘惟得人，以攘夷安夏。疇咨海內，宿將元戎，舍公其誰。不日起公以閩外之寄，則公當益懋忠貞，罄展謀畧，廓清塞外，使永無湖沙之驚焉。

贈大京兆毅菴孫公致政序

應天尹毅菴先生孫公德夫今年生七十矣乃據禮
與例上乞休疏

聖皇以其情詞迫切不欲重違如所請明日其僚四
泉楊公協諸卿寺大夫以贈言枉問予予初不知也
甚訝之曰毅菴雖老甚健乃遽去乎四泉曰毅菴公
甚樂予曰固知其樂也則何以知之曰君子有五樂
而位不與焉君子有三憂而去位不與焉或曰無位
而樂猶有位而憂乎曰然必先有位而憂然後無位

士君子出而為
婦人則雖少
年高致亦草木
同朽腐者耳以
孫君之赫赫引
年乞休則在朝
野重朝重者乎
宜

而樂。故獨樂園作于免相之後而先憂之言蓋執政
時發也是故君子有其位憂無其學有其學憂無其
行有其行憂無其材。茲三憂者多因在其位而常生
者也。言于君雖未必盡行也。然潛移默化之間寧非
其力乎。或以薦賢或以糾邪未必皆盡黜陟也。然賢
者勸而為善者衆邪者懲而為惡者孤。即士風攸觀
矣。民者君之赤子因其疾痛顛連愛護保全亦不傷
吾同胞者也。物吾與也。使之以時用之以禮無或暴
殄而天和完矣。君子已仕則有察察猶未仕則有朋

涇野之
文質而
蔚也

友言足以孚其心。行足以服其志。所交雖廣。信無不立。茲五樂者。多因去其位而後知者也。公自南科以至今秩。或因宣大昌平巡事。指切虜禍。或因郊社祭祀之愆。期稱述祖戒。或因視朝經筵之踈闊。舉引典故。未幾廻鑒御宇。當非公之忠訥乎。其曰公舉劾以嚴考察。崇綱常。以奪私情。任老成。以廣言路。尚廉恥。以正士風。黜姦貪。以懲克惡。皆切務也。一時賢能頗安。而彬卿喜宣諸輩皆遠矣。民壯濫役。則革之。工匠買閑。則汰之。令浦城以恤窮。獨嚴操備。以固江防。發

逆濠以杜禍變民力有逸而顧有不安者乎

皇店抽稅而商賈不蘓織造太冗而機戶浸繁素宮
殿久役而工程無期倉場歲計而濫支日廣穿甲詭
寄而賦役難均內府上納而解戶搭販重紙湊陪而
行頭消乏皆與力救正之而無有不阜者乎在南科
則諸諫議倚其公在藩司則衆牧伯賴其仁在京兆
則寮佐及屬協其心不可謂不信也於此有吳江之
篙師者造萬斛之餘皇方成而遇大賈收貨以征其
貨多雷蕪之藤蟲禹氏之玉汝雅之金嵒棘之壁赤

野黃反之珠璣町山之銀陸級水蠹之鮪鱖餘蜆月
氏之瑪瑙蘇湖之杭稻松揚之縵綾天竺之車渠巨
蜺州之玳瑁瓊崖府之翡翠殆數十萬金貨也篙師
者受其數十鍰之直盡裝其貨于餘皇役群櫂以開
船乃日居飛盧夜坐翟室遇風濤則布金猫遇底磧
則命水弦遇暴客則命鐺鼓孤矢宵無熟睡晝無酣
食坐無穩臀立無停足其憂何如也已而越桃源下
邳之險過呂梁徐沛之洪比出蓮渦底于天津艤於
潞干盡受其貨于九衢之市無以少沽濕漈漏大賈

卷一
二十
得以仰事俯育睦族親隣惠下柔遠蒿師之喜而後
可知也使當時遇險而不持萬有一虞以臭厥載大
賈叱責罵詈褫其衣而反其直欲求一樂得手而况
五樂哉故毅菴公之樂雖發于去位之日而實積于
有位之時不然將悔恨尸素之不暇也公名懋浙江
慈谿人起家正德辛未進士

贈董正郎致政序

刑部正郎西沙董君潤卿將考六年滿而有四品之
擢也非憲副則少叅無已則鉅郡太守也黃金橫腰

拾遺潤
鄉清趣
而進以
風散索
綸勸戒
如分累

緋衣華躬世之士大夫多冀此以爲榮美潤卿可不
數月而有之也乃以母老思卿遂飄然乞休歸去予
曰潤卿何遽有此乎曰琦領鄉舉致位此官自分足
矣年艾若此亦自分足矣又敢有分外之望乎於母
氏之意如何曰母云汝爲秀才官至大夫外佐名郡
內司法曹吾年耄耄以受恩封歸樂鄉井亦甚嘉
悅何必尊官大爵然後爲快哉予嘆曰賢哉母也古
聞尹母惟以善養今見董母不以祿養矣則潤卿之
賢能固大有本源者乎雖然潤卿夫子之鄉人也不

白淫野
之以德

愛人也

至是哉

前輩不

懼官謫

後輩不

懼鄉評

此真假

汚隆之

辨也

聞子貢之事乎昔者端木子貢倦於學求息而事君
夫子告以執事之恪又求息而事親夫子告以不匱
之孝夫子貢之倦于學猶今潤卿倦于仕也若思息
于家也則必移事母之孝下以誨子弟旁以訓宗族
知潤卿又自分或不足矣思息于鄉也則必移處家
之道近以化比隣遠以正州閭知潤卿又自分或不
足矣是故道無止息不分于仕隱故子思等爲魚于
天淵學無止足不間於顯微故夫子嘆逝川於晝夜
于判辭時有胡孟和者潤卿同僚也其言潤卿判嘉

更是
佳意

與催科不擾撫字有方常例既平額賦盡完蒙

欽旌焉其言潤卿同知處州吏畏其威民懷其惠爰
見知于監司疊書賢于薦剡邇在刑曹其清白之操
寬厚之政又予所稔聞者也夫嘉興此潤卿也處州
此潤卿也刑曹此潤卿也今還恩縣乃肯又一潤卿
乎世之士大夫在官也率多矜持不失桀度一致仕
還里輒曰司言者不吾劾也執禮者不吾繩也持法
者不吾律也日以買田問舍爲常詩舍酒會爲高遂
使士風淪替後進淫惰慝者多在位婪者多在職皆

前偷教之也。故曰：鄉無善俗，則世乏良材。夫子所以仕學爲一，不許子貢之倦也。久與潤鄉相知，必不知世之他致仕者爲也。